

# 五个街角

CINCO ESQUINAS

略萨

略萨作品系列

2010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侯健 译



非虚构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五个街角

CINCO ESQUINAS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侯健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3006

Mario Vargas Llosa

**Cinco Esquinas**

Copyright © Mario Vargas Llosa 2016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A.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个街角/(秘鲁)巴尔加斯·略萨著;侯健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略萨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3341-3

I. ①五… II. ①巴… ②侯… III. ①长篇小说-秘  
鲁-现代 IV. ①I7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5768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陶媛媛

封面设计 钱 珺 张叶青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40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5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341-3

定 价 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目录

1. 玛丽萨的梦 001
2. 意外的访客 011
3. 迈阿密的周末 019
4. 企业家和律师 028
5. 流言的老巢 035
6. 崩坏的演艺界 044
7. 精疲力竭的基克 053
8. “扒皮女” 062
9. 奇特的生意 069
10. 三个滑稽人 077
11. 丑闻 085
12. 公共食堂 097
13. 失踪 105
14. 夫妻关系的破裂与修复 117
15. “扒皮女”的恐惧 127
16. 庄园主和中国姑娘 137
17. 胡安·佩内塔的离奇经历 148
18. 工程师卡尔德纳斯最难熬的一夜 162
19. “扒皮女”和当权者 169
20. 乱象 184
21. 《大曝光》特刊 213
22. 圆满结局? 227

## 1. 玛丽萨的梦

“我是醒着还是在做梦？”她右侧的小腹仍能感受到那股温热，这使她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也使她回想起自己并非独自一人睡在床上。杂乱的思绪涌上脑海，但她像做字谜游戏一样慢慢把它们拼凑到了一起。她想起前一天晚上自己和恰贝拉聊得很开心，饭后两人还喝了点酒，都有点醉醺醺的。她们从恐怖主义谈到电影，还聊了很多家长里短，直到恰贝拉猛然看了眼手表，一下子跳了起来，脸色苍白地叫道：“宵禁！天啊，我来不及赶回拉林科纳达了！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玛丽萨坚持要恰贝拉睡在自己这儿。没什么不方便的，基克到阿雷基帕去了，明早要到酒厂考察，今晚家里咱俩做主。于是恰贝拉给她那善解人意的老公卢西亚诺打了电话，他回答说这样安排很好，而且他保证负责将两个女儿准时送上明早的校车，还让恰贝拉安心地住在玛丽萨这儿，说这样总比因为违犯宵禁而被巡逻队抓走要好。去他的宵禁！不过，话说回来，恐怖分子要比宵禁可怕多了。

后来恰贝拉就留了下来，而现在玛丽萨却感到恰贝拉脚搭在了自己右侧的小腹上：压得不重，她能感觉到恰贝拉的肌肤很柔软光滑。在这张巨大的双人床上，她俩怎么会靠得这么近？她还记得恰贝拉第一眼看到这张床时开的玩笑：“哟，玛丽希达<sup>①</sup>，快告诉我，这么大的一张床上每晚都睡几个人呀？”她也记得她们俩在刚睡下时是各自睡在床的一边，两人之间至少隔了一米半的距离。她们之中到底是谁在睡着的时候慢慢挪到了对方身旁呢？不管怎么说，恰贝拉脚此刻可是实实在在搭在玛丽萨右腹上的。

她不敢动弹，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把恰贝拉弄醒，她说不清是不是因为怕恰贝拉把脚挪开，怕那股从腹部蔓延到了全身、使她感到既紧张又专注的奇妙感觉会消失无踪。慢慢地，她能在黑暗的卧室中看到东西了：百叶窗缝中透进的光亮、斗橱的阴影、衣帽间和浴室的门、落地灯、贝罗卡尔的雕塑、墙上挂着的方形画框，那是蒂尔萨画的荒漠中的蛇女和西斯罗的图腾画<sup>②</sup>。她闭上了眼睛，侧耳倾听：恰贝拉的呼吸微弱而有节奏，这说明她还在睡，说不定正在做梦。换句话说，把身子挪向对方的，恰恰是玛丽萨她自己呀！

她感到既惊讶又羞愧，不禁又开始问自己到底是醒着还是在做梦，玛丽萨最后终于察觉到了身体传递给她的信息：她兴奋了。恰贝拉光滑的脚温暖着她的小腹，燃烧了她的肌肤和感官，她确信自己此时如果把手伸到私处的话，那里一定已经湿透了。“你疯了吗？”她心中想道，“因为一个女人而感到兴奋？玛丽萨，你

---

① 对玛丽萨的昵称。本书注释除特别说明外均为译注。

② 蒂尔萨（Tilsa Tsuchiya Castillo）和西斯罗（Fernando de Szyszlo）均为秘鲁知名画家，贝罗卡尔（Miguel Ortiz Berrocal）为西班牙著名雕塑家。

是从什么时候起变成这样的？”当然，她独自一人时也曾有过许多次性幻想，还经常把枕头夹在两腿中间寻求快感，但那些时候她脑子里想的可都是男人啊！她可从来没对哪个女人生出过那种想法，一次都没有！然而此时此刻，事实就摆在眼前，她从头到脚都在颤抖着，心里还怀着更加疯狂的想法：不只是脚，她希望恰贝拉把整个身体都贴过来，这样她们就可以毫无保留地感受彼此了。

玛丽萨感到自己心跳得很快，她调整着呼吸，假装自己是在睡梦中，身体却开始缓缓地移动，虽然她还没有触碰到恰贝拉，但此刻她已经能感觉到对方的后背、臀部和双腿离自己只有几毫米的距离了。现在她听恰贝拉的呼吸听得更清楚了，她感受着从离自己近在咫尺的那具身体中呼出的气体，那股气息飘到了自己身上，把她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她继续假装睡着，却把右手慢慢伸了出去，轻轻放在了恰贝拉的腿上。“感谢宵禁。”她心里想着。她紧张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里：恰贝拉马上就要醒了，她肯定会把我的手一把推开。“离我远点儿，别碰我！你怎么了？你这是在做什么？”然而恰贝拉还是一动不动，看上去好像永远也不会醒来似的。她继续感受着恰贝拉，感受着她的吸气和呼气，玛丽萨觉得那股气体从鼻子和嘴巴钻进了自己的身体，五脏六腑都暖了起来。更可笑的是，在这股兴奋劲儿中，有那么一会儿她却想到了宵禁，想到了断电，想到了绑架，尤其是在卡奇多身上发生的那起绑架事件，她还想到了那些被恐怖分子引爆的炸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呀！

玛丽萨能感到自己手掌下面触碰到的肌肤紧实而柔软，还湿湿的，可能是因为出汗，也可能是因为恰贝拉在睡前抹了护肤品。“她抹的是我放在浴室里的护肤品吗？”玛丽萨想起自己还没有看过恰

贝拉的裸体：睡前，她给恰贝拉找了一件短款睡衣，而她自己则是在衣帽间换的衣服，当她回到卧室的时候，恰贝拉已经把睡衣换好了。那是件半透明的睡衣，恰贝拉的胳膊和腿都露在了外面，甚至连臀部也隐约可见，玛丽萨记得自己当时就想：“多美的身子啊。虽说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可她还是保养得这么好，大概是因为她每周都会去健身房三次的原因吧。”她还在一毫米一毫米地向恰贝拉靠近着，同时还担心着对方随时会从梦中醒来，不过自己内心的幸福感也愈发强烈，现在，除了恰贝拉有节奏的呼吸，她还能感受到她的肌肤、她的臀部还有她交叉着的双腿。可是忽然间，那双腿分了开来。“现在她可真的要醒了，玛丽萨，你就是个疯子。”但是她并没有退缩，而是继续等待着。等什么呢？在这危急关头，她却还在想着下一次短暂的触碰。玛丽萨的右手依旧放在恰贝拉的腿上，她能感觉到自己已经紧张得冒汗了。

就在那时恰贝拉动了起来。玛丽萨感到自己的心脏好像快要停止跳动了。有那么几秒钟，她连大气也不敢出，同时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假装自己正在熟睡。恰贝拉并没有挪开身子，而是抬起了胳膊，把手放在了玛丽萨搭在她身上的右手上面。她是要把我的手推开吗？不，恰恰相反，恰贝拉温柔地握住玛丽萨的手，轻轻地拉着它沿着自己的皮肤滑了过去。玛丽萨难以相信眼下所发生的一切。恰贝拉引导着她的手紧紧地贴在了自己上面。玛丽萨浑身颤抖着，她把自己的胸部、腹部和腿紧紧地贴到了恰贝拉的后背、臀部和双腿上，同时那五根手指在恰贝拉的引导下不断地摸索着、寻找着。她感到恰贝拉也在颤抖着，她贴向了她，和她缠到了一起，同时也融化到了一起。

玛丽萨晃动着脑袋，拨开了恰贝拉的长发，开始亲吻她的后颈



和耳根，然后是舔，继而是咬。玛丽萨感到无比快活，大脑一片空白，放任自己被欲望和喜悦牵引到了空无之中。过了几秒钟，又也许是过了几分钟，恰贝拉转过身来用自己的唇寻觅着玛丽萨的唇。她们贪婪而又绝望地亲吻着，首先是嘴唇之间的接触，然后不约而同地张开了嘴巴，舌头纠缠到了一起，涎水也混为了一体。而她们的手也早已扯下了对方的睡衣，如今她们都是赤身裸体的了。她们搂抱着在床上翻云覆雨，抚摸着、亲吻着对方的胸部、腋下、腹部，感受彼此的颤动。那一刻，时间仿佛停滞了，无边无际，没有尽头。

玛丽萨既满足又茫然，她不可避免地想着自己是否已陷入到了一场难以抵挡的梦境之中，她肯定恰贝拉此刻也一定同样因为这个梦境而羞红了脸。她发现自己也好，恰贝拉也好，在这次无与伦比的体验之中都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当她在混乱的思绪中回过神来之后，却又不自觉地想起了宵禁，她觉得自己刚刚好像听到了远处传来的爆炸声。

当玛丽萨在几个小时后醒来时，她发现床上只剩下了自己一人，熹微的晨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渗了进来，看起来灰蒙蒙的。一股羞愧感从头到脚游遍了玛丽萨的全身。那一切真的发生过吗？不，不，不可能是真的。但是那又怎么可能不是真的呢？正在她胡思乱想之际，却突然听到了从浴室传出的声响，玛丽萨心头一紧，赶紧闭上眼睛开始装睡。她慢慢把眼睛眯成一条缝，从缝隙中窥到了穿着整齐、梳妆打扮好了的恰贝拉从浴室里走了出来，好像正准备出门。

“玛丽希达，真不好意思把你吵醒了。”玛丽萨听到恰贝拉这样说道，她的声音简直再正常不过了。

“别瞎想了，”玛丽萨低声说道，在确信恰贝拉并没有听到自己说的话后才又继续说道，“你这就要走了？不先吃点儿早饭再走吗？”

“不吃了，亲爱的。”玛丽萨再次确认恰贝拉的声音中没有丝毫的颤抖和异样，就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似的。她看到恰贝拉的目光和脸色也都很正常，在她那双又大又黑的眸子中没有任何的伪装或者是不安，只有那一头长发稍显蓬乱。“我还是想赶在孩子们上学前回到家里。很感谢你的热情款待。咱们电话联系哦。给你一个吻。”

恰贝拉离开前从门边向玛丽萨抛了一个飞吻。玛丽萨感到有些不安，她伸了个懒腰，差一点儿就要从床上爬起来了，但那种不安感再次涌上了心头，于是她又用被子把自己蒙了起来。那一切肯定是发生过的，最好的证据就是她现在全身赤裸着，而她的睡衣却皱皱巴巴地团在床边。她抬起被子，看到自己借给恰贝拉的那件睡衣也同样被揉成了一团，此刻正躺在她的脚边，于是她不觉笑出了声来。这突然的笑声把她自己都吓了一跳。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呀。她后悔了吗？肯定没有，毕竟恰贝拉昨晚是那么主动。她之前做过类似的事吗？也不可能。她们认识这么久了，几乎无话不谈，如果恰贝拉有过类似经历的话肯定早就向她坦白了。难道她是因为怕失去两人间的友谊才刻意隐瞒了这些？不会的。因为恰贝拉是她最好的朋友，甚至比亲姐妹还亲近。但是她们之间的关系今后要怎样发展呢？还能像以前一样吗？现在她们共同拥有了一个惊天秘密了。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呀，我还是不能相信那事儿真的发生了。整个早上，无论是在洗澡、穿衣、吃早饭，还是在和厨娘、管家、用人交谈时，她的脑海中始终萦绕着相同的问题：“玛丽希达，

你真的做了那种事情了吗？”要是基克知道了这一切又会怎样呢？他会发怒吗？他会像她和其他男人之间发生这种事那样吃醋吗？你要对他坦白吗？不，绝对不要，太丢脸了，这种事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一直到中午，当基克从阿雷基帕回来，还给她带回来了“伊比利亚牌”巧克力和一袋甜椒时，她依然在想着这些问题，哪怕是在她亲吻着基克，问他酒厂之行有何收获时也是一样。“还行吧，还行吧，美国妞<sup>①</sup>，不过我们决定不再向阿亚库乔那边<sup>②</sup>发啤酒了，根本划不来，光是那些真的恐怖分子和假冒的恐怖分子向我们索取的买路钱就够让我们赔个精光了。”然而她还在心里问着自己那些问题：“但是为什么恰贝拉对昨晚的事只字不提呢？就像个没事人似的。她怎么那么……傻呢？大概因为她也羞得要死吧，她不想让我看出来，所以只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事情确实发生了，玛丽希达。这种事还会再发生吗？”

整整一个星期，玛丽萨都没敢给恰贝拉打电话，同时却在焦急地等待着对方先主动联系她。这太奇怪了！她们还从来没有隔这么久既不见面也不通话。但是往好的方面想想，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恰贝拉肯定和她一样别扭，说不定还想着是她先把事情挑起来的。恰贝拉生气了吗？但是为什么要生气呢？难道不是恰贝拉先迈出第一步的吗？她只不过是把手放到了恰贝拉的腿上，那可能只不过是个偶然事件，是下意识的动作，或者说压根没什么不好的念头，却是恰贝拉先拉起她的手让她摸那个地方的呀。太大胆了！玛丽萨想到这里，不禁又生出了想笑的念头。她感到自己的脸颊又泛

---

① 基克对玛丽萨的昵称。

② 阿亚库乔大区位于秘鲁中南部，其首府亦名阿亚库乔。“光辉道路”在此活动颇为活跃。

上了红云。

在那一周剩下的时间里，玛丽萨把自己日程表上记录的待办事宜都做了一遍：跟迪亚娜学意大利语、和玛尔戈的侄女喝茶、跟基克的合作伙人吃了两次饭（他们的夫人也都出席了）、例行的和父母一起品茗、还和表妹玛蒂尔德看了场电影。但这些都未能阻止玛丽萨继续回想那晚发生的事情，甚至连看电影时她都还在思考那一切究竟是不是一场梦。在和基克的合作伙人们吃饭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谈到了大约两个月前发生在可怜的卡奇多身上的那起绑架案。他们说有一位安保公司的专家专门从纽约赶来，参与从恐怖分子手中营救卡奇多的行动，而卡奇多可怜的老婆妮娜甚至已经开始借助药物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但即使在他们谈论这个话题时，玛丽萨也依旧很心不在焉。甚至在那几天中的某个晚上，恩里克<sup>①</sup>在和她做爱时突然没了兴致，抱怨道：“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了，美国妞，咱俩结婚十年了，你从来都没这么冷淡过。是因为那些恐怖主义事件吗？我看咱们还是睡觉好了。”

到了周四，恰恰是那件不知道到底发生过还是没发生过的事情过去一周后的日子，恩里克从办公室回来得比平时都早。他们坐在露台上喝着威士忌，望着脚下泛着光芒的利马海水，谈论着那些日子里家家户户都在聊的话题：“光辉道路”和图帕克·阿玛鲁革命运动组织犯下的绑架和其他犯罪案件、电站爆炸造成的全城大停电和恐怖分子在半夜及清晨在利马城制造的一次又一次的爆炸事件。他们回忆起几个月前的一个夜晚，就是从这个露台上，他们看到旁边的一座小山丘上有人用大量的火把组成了镰刀和锤子的图案，好

---

① 即基克。

像是在预示着如果“光辉道路”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的话会发生怎样的事情。恩里克说，对于很多公司而言，事态已经十分危急了，人们疯狂地往安保上投钱。安保公司自然是乐坏了，但如果那些土匪继续这样肆意妄为下去的话，秘鲁很快就会成为第二个哥伦比亚，那里的企业家们就是因为惧怕恐怖分子才纷纷把公司迁到巴拿马和迈阿密的。恩里克还在继续分析着复杂的局势和公司的亏空，正当他打算对玛丽萨说“亲爱的，也许我们也不得不逃到巴拿马或是迈阿密去了”之时，管家金塔尼亚走进了露台：“夫人，恰贝拉太太打来的电话。”“给我接到卧室。”她边说边站起了身子，她听到基克对她说：“美国妞，告诉恰贝拉我这几天会挑个时间给卢西亚诺打电话，咱们四个得聚聚了。”

玛丽萨坐在床边，拿起听筒，感到自己的腿又颤抖了起来。“喂，玛丽希达？”她听到了恰贝拉的声音，于是说道：“你的电话真是太及时了，我都快忙疯了，正想着明早打给你呐。”

“我这几天得了重感冒，”恰贝拉说道，“现在好多了。我可想死你了，亲爱的。”

“我也是，”玛丽萨回答道，“咱们好像从来都没有一个星期不见面，我没记错吧？”

恰贝拉继续说道：“我打电话是想请你帮我个忙，你知道我可是不会接受你说不的。我得到迈阿密呆两三天，布里克尔大道上的那套房子出了点问题，我必须亲自去解决。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去。票已经买好了，我的会员里程够了，所以没花钱。咱们周四晚上出发，周五和周六留在那边，周日回来。亲爱的，你可别说不答应，否则我可是会气死的。”

“我当然愿意陪你去啦，非常乐意，”玛丽萨这样答道，她感觉

自己的心脏随时会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我这就去跟基克说，要是他敢说半个不字，我就和他离婚。太感谢啦，亲爱的。真是太棒了，说真的，我特别喜欢你这个主意。”

玛丽萨挂上电话后又在床边坐了一会儿，想让自己冷静下来。她的心中生出了一种舒缓的感觉，那是一种莫名的幸福感。那件事情算是过去啦，而她和恰贝拉下个周四就要飞到迈阿密去了，而且整整三天她都可以不去想绑架、宵禁和爆炸之类恐怖的事情了。她回到露台，恩里克冲她开了个玩笑：“只有心中有鬼的人才会在暗中偷笑。能说说是什么事让你的眼睛一直放光吗？”“基克，我可不会告诉你，”玛丽萨搂着自己丈夫的脖子，逗弄着他，“恰贝拉约我陪她去迈阿密三天，而我说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就和你离婚。不过就算你杀了我，我也不会告诉你是什么事儿。”

## 2. 意外的访客

恩里克·卡尔德纳斯，他的妻子和朋友们更喜欢叫他基克，没有留意到来人是何时进到他的办公室里来的，他感到心里有点不舒坦。这位伸着手向他走来的记者身上有什么令他不快的东西呢？是他那丛林之王似的摇头晃脑的走路姿势？是他那打满发蜡的头发？是那钢盔般的头颅上挂着的猥琐的微笑？是那条紧贴着他的瘦腿的紫色灯芯绒裤子？还是那双黄色的增高鞋？总之来人浑身都让他觉得不舒服，打扮得太过了，显得很失调。

“很高兴能见到您，卡尔德纳斯先生，”他那双又小又软的手伸了过来，恩里克觉得自己的手被对方手上的汗弄湿了，“您终于还是肯见我了，不枉我坚持了这么久。”

他的声音很刺耳，语调很奇怪，那对小小的眼睛转来转去，身子也很瘦小，像是发育不良一样。恩里克甚至觉得自己闻到了来人腋下或是脚上的味道。是因为他一进门就带来了这股味道，所以我感觉不舒服吗？

“抱歉，我知道您打过很多个电话来，”恩里克心不在焉地道了歉，“不过我没办法见所有打来电话的人，您想象不到我有多忙。请坐。”

“我能想象得到，工程师先生。”来人这样说道。他的那双增高鞋吱吱作响，身上穿的蓝色上衣却很合身，但是搭了条勒得很紧的亮色领带。他身上的一切都给人一种小家子气的感觉，就连他的声音也是如此。他有多大年纪？四十？五十？

“这里的视野真是棒啊，工程师先生！那边儿那座是圣克里斯托弗山吗？咱们是在二十层还是二十一层啊？”

“二十一层，”恩里克答道，“您很幸运，今天有太阳，所以视野很好。在这个季节，通常大雾会把整个城市都遮起来。”

“这会给您一种把整个利马城都踩在脚下的自豪感吧？”来者开着玩笑，他的小眼睛还是在不停地转动着，他说的所有的话都给基克一种这人很不实在的感觉，“工程师先生，您的办公室真是不错。请允许我欣赏一下那些画吧。”

于是来人开始挪动脚步，静静地欣赏起了装饰师莱奥诺尔西达·阿尔迪加斯为了装扮这间办公室的墙壁所画的管道、滑轮、活塞、水箱和水泵的画作。“你不觉得这也是一种抽象画作吗，基克？”莱奥诺尔西达在这些奇妙的象形图像之中还掺杂了很多秘鲁风景图，基克很喜欢这种设计。

“我还是做个自我介绍吧，”来人终于又开口说话了，“罗兰多·加洛，我当了一辈子记者，现在是《大曝光》杂志的负责人。”

他递过来一张名片，脸上依旧挂着微笑，声音仍然很尖锐，就像根尖刺一样。这就是让我觉得不舒服的地方，恩里克心想，不是他的味道，而是他的声音。



“我听说过您，加洛先生，”恩里克试着让自己表现得更和善一些，“以前我有时也会在电视上看您的节目。后来那个节目是因为政治原因被禁了，对吧？”

“他们把我的节目禁掉是因为我说了真话，但不管是今时还是往日，在秘鲁都有大堆的人不喜欢别人讲真话，”这位记者的话里似乎透着些许苦涩，脸上却依旧挂着微笑，“他们已经在电视和广播上禁过我的很多节目了，或早或晚他们肯定会出于同样的原因把《大曝光》也封掉。但是我不在乎，在秘鲁，干我这行的都要面临同样的问题。”

他那双眯着的小眼睛挑衅式地盯着恩里克，恩里克已经后悔接见这个来访者了。他为什么同意见他呢？因为加洛打过太多电话来了，恩里克的秘书忍不住问道：“先生，我要不要回复说您是永远都不会见他的？请原谅，可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从几周前开始，他每天都要打五六个电话来，整个办公室里的人都快疯掉了。”于是恩里克决定见他，因为他想记者有时候可能也会有点儿利用价值，“不过有时也会很危险。”他同时想道。而现在他觉得这次见面是一个彻头彻底的错误。

“加洛先生，您还是说说有什么我能为您效劳的吧，”他发现记者的笑容不见了，转而死死地盯着他，那眼神像是带着谄媚，又像是带着嘲讽，“不过话说在前头，要是想让我在您的杂志上打广告，恐怕我没法答应，这不是我负责的事情。我们公司和另一家公司签订了合同，由他们全权负责广告事宜。”

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加洛不是为广告的事而来的，他看得出对方变得严肃了起来。加洛依然没有开口，他静静地盯着恩里克，像是在思索着该如何开口，又好像是故意用沉默来使恩里克紧张起来。